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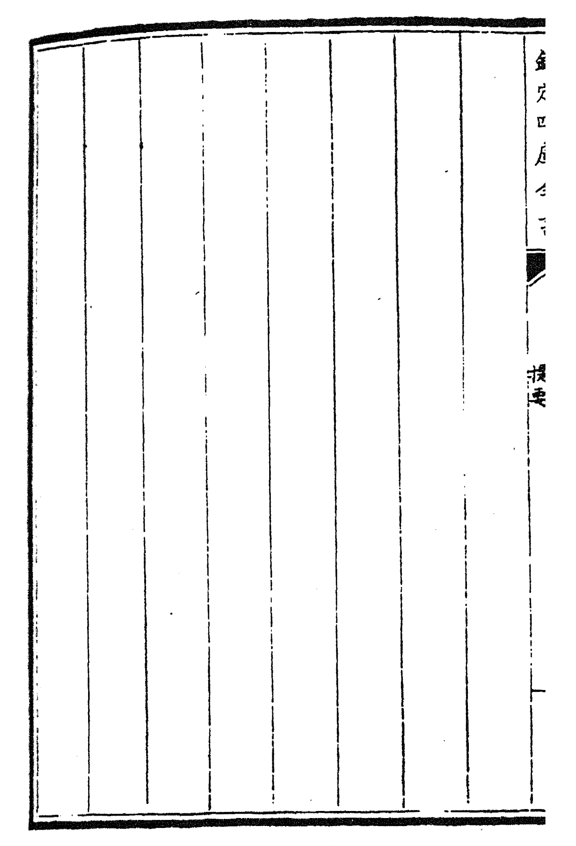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彦伯事跡具晉書文苑傳劉知幾史通正史篇曰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惟袁范二家宏自序稱見張璠所撰書言後

漢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考隋書經籍志載璠後漢紀三十卷史通六家篇列璠書於左傳家次於荀悅書後是宏此紀非惟體例因璠即卷帙亦因璠也其書之作實在范蔚宗以前以體用編年故范書獨列于正史觀宏自序稱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其論勝蔚宗多矣晁公武亦謂比他家為精容也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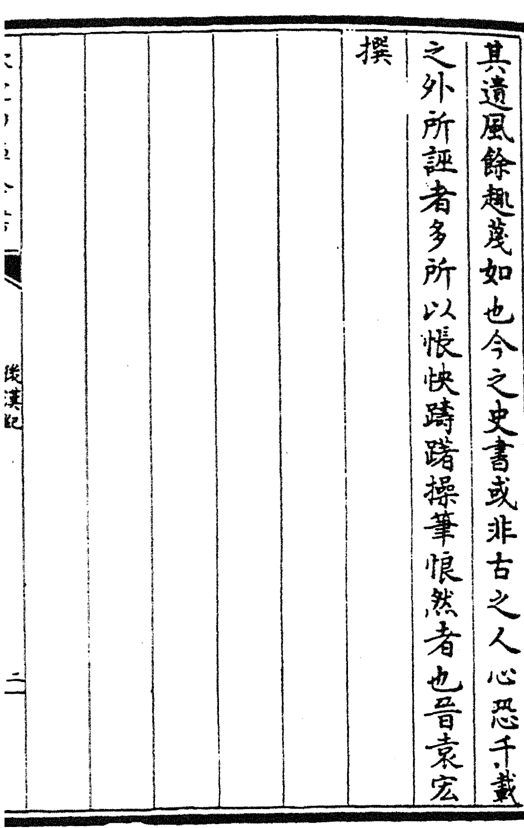


提要

後漢紀原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撰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邱明之作廣大悉備史

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殁而不傳



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怏躊躇操筆悢然者也晉袁宏撰

後漢紀卷一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舂陵封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為舂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

徙馬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不正容不出於
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縯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
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有
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
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
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畧
舉兄縯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簒漢劉氏抑廢常有

興復之志不事産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字次元父守為王莽宗卿師守身

長八尺容貌絶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歴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為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為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升兄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難使也繽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乃

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為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僑弟寵及軼語僑等喜悅竝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及兵起及讖文世祖徵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為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

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東宛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為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

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為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

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與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勲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恥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葢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

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為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

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别鬭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時中黄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

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塡南宫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亡其黄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

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刼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黄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黄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

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縯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

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引兵南渡伯

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為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户黄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

昇像使旦起射之自皁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畧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已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為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内争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

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舂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為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獘非計之善者也為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令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為更始王將軍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

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世祖為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為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聲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恱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軼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誡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

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内不自安項時詔示績七尺寶劒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績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誡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畧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内鄉人銚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為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得異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為彊

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為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為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

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齎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

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為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

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為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

可成如為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為陳天命歷數說其意請為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為郡吏執

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為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為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己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並擊會大風雷雨溢水盛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溢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

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禄勲劉賜為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是慙拜世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為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關定國王匡攻洛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

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賔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太師公王匡國將哀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為天子嚴尤為大司馬陳茂為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為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為司隷校尉初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

為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隷官屬至衣冠制
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
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
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為列侯其留者相率
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為二隊崇自開封出
南陽徐宣謝禄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竝起盧江
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邱其
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達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

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為郡吏著名涼州

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

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

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為主

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為軍師望說囂曰今欲承天

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為漢無所

受命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

土階致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或懷姦慮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諭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為言重頓兵血刃傷害吏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成

帝時為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卭述名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

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潁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為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十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僑卿東海朐人父為人所殺憲聚客報冤衆稍多遂攻屬縣秦豐

南郡蔡鄉人少時受律令為縣吏漢兵起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自稱蔡邱王更始封劉永為梁王永故梁王子也王莽時廢為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將平河北劉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等以為不可而左丞相曹競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厚結馮由是以世祖為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銚期堅譚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為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

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譚字子汲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母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為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於昆陽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郟人為縣亭長率賓客入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

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略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為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寃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

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即如是欲何為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内禹得效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説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

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既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揔覽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為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遥公之文衆所安也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趍海以公

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内被山帶河足以為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勑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朞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禄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

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趙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為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絶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顧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

祖於栢人世祖復以祐為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
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
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
李生李生竒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
學將相之器也嘗為縣吏迎塩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
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
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既而將其兵屬劉嘉為校尉復見
更始綱紀日替令嘉遠為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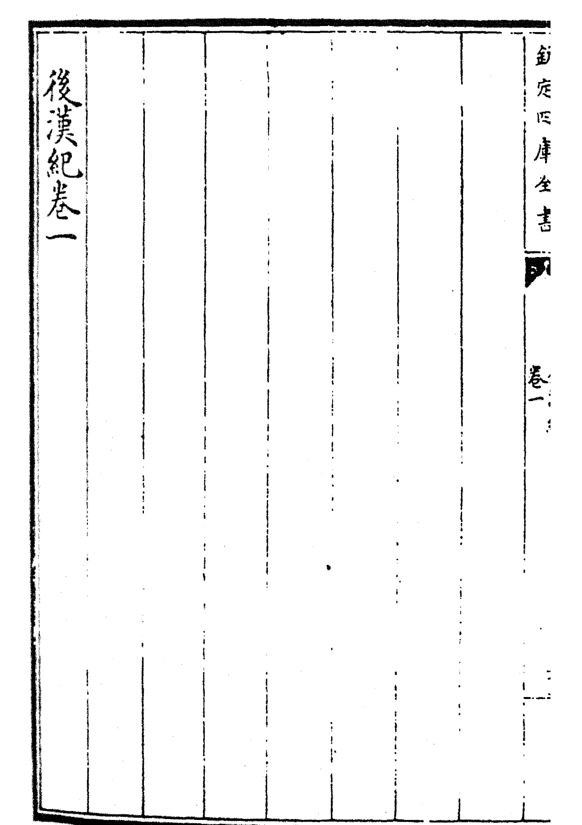
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
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
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
戚爲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
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
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爲都督
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
歸爲郡吏漢兵起爲劉嘉長史旣遇世祖調補曲陽長

謂世祖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間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歴以為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豪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輿為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輿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為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

子與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宫十二
月壬辰郎自立為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孝成皇
帝子子輿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簒弒賴知命者將護
朕躬鮮形河濵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祐
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
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令也南嶽諸劉為朕先驅
朕覩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故且持帝號令已詔
聖公及翟太守騾與功臣詣行在所荆州刺史太守皆

聖公翟義所置強者負力弱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於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陵人耿弇守伯昭父況王莽時為朔調連率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況至京師因獻貢以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劔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

陽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覲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與況盛陳世祖度畧宜速來相見況乃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後漢紀卷一

後漢紀卷二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二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两都控弦強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

皆曰死南首奈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宫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銚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絶日不食至饒陽蕪蔞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觧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為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凘無舩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衆不可渡且前依水為阻即

言氷堅可渡士衆大喜比至氷合可涉旣渡公謂霸曰
安吾衆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
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衆
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内
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爲長安城守
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
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

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黄老言為人純厚鄉里愛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鮮衣未已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為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為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為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郡中為所敬信即拜忠為都尉兼璽書勞勉焉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

光斬之以令百姓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郡卒正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為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嚮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衆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嚮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

邯鄲劉胡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擁而立之其衆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亡失河北又驚動三輔其隳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衆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邯鄲和成民不肯捐棄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彤為後大將軍世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耿純率宗族二百餘

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賔客二千人弃衣襦迎公於貰鉅鹿人劉植亦率賔客數十人開城門迎公大悅以純為前將軍植為驍騎將軍衆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誠待之以恩德是以士衆旁來思樂僵仆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賔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

舍絶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無施於民舉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苦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為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宫熖燒東宫府市里太倉武庫皆

如故更始居於東宫郎吏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返左右大驚李松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為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為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劉嘉為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張卬為淮陽王王常為鄧王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胡殷為隨王李通為西平王李軼為武陰王成丹為

襄邑王陳茂為陰平王宋佻為潁陰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大司馬隗囂為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為輔漢大將軍步弟宏為衛將軍藍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畧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為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為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

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聲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謂常侍曰帝方對我樂飲間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為起抵書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牧守交錯州

郡不知所從強者為右王匡張卬之屬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内望此知漢祚未興臣非有憎疾

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彦以充
廊廟永隆周文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
至更始之敗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
未可保且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
伊呂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
之人疵瑕未暴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
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
英傑雲集思為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託

賔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懐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機犯為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葢亦冝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嚻固留望遂去嚻詣長安更始以嚻為右將軍李乂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既而崔義謀叛西歸嚻懼其幷誅即求見而

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囂為忠故以為御史大夫方望既去隗囂遂說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為孺子依託周公以奪其位以為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為天子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

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隳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為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為亂為使君計莫若復況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顧叱左右以使者敎召況況至恂前取印綬帶況使者不

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北平人也家世為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為郡功曹耿況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今聞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曰邯鄲兵強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為一邯鄲不足圖也耿弇之與公相失也間行歸上谷會適至勸況發兵乃遣寇恂

至漁陽說太守彭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銳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錢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言邯鄲劉子輿非劉氏也漢乃僞為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詣寵寵官屬皆疑會恂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與

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薊誅

王郎大將趙閎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

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

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畧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為何公

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初聞二郡兵且

至或云王郎來甚憂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

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為劉公諸部莫不喜躍耿弇

得所歸附矣耿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廼悉召入

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為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吏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

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
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
耿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内顧宗親郎所
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
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
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

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將軍任光將
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所遣
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彤家屬悉全公因使忠行
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
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疲弊雖屠其城邯鄲存不
如以精銳擊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
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
遺體子也公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

子輿者乎威因請降求萬戸侯公曰一戸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王郎公得文書謗毀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封公為蕭王令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溫明殿耿弇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國家令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

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來欲罷兵不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千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具責也今都長安即位宮室成以為天子而大臣專權貴戚縱橫夫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

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尅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王曰卿得無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吳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為大將軍持節與耿弇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曾即誅之遂取

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請所付諸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馬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明董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亦二其心王勅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遂安悉以賊配諸將營更始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徇益州

公孫述使弟將兵要之綿竹大破實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盪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隙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為然乃自立為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滿據扞關蜀地肥饒民强兵實遠方多歸之卭人長貴殺王莽越嶲太守自立為卭榖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患焉將取河内以廹之謂鄧禹曰

卿言吾之有河内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能之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吳漢之能卿之舉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内也王至河内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說歆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將斬之彭在城内使人召彭初彭頼伯昇獲免因以兵屬伯昇被害更為朱鮪校尉後為潁川太守將之官道不

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歆於河内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効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歆南陽人可以為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為孟津將軍寇恂為河内太守王謂恂曰河内富實帶河為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卿以河内恂乃伐淇園竹以為兵矢收其租賦以

給軍糧養馬二千匹以供軍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為偏將軍預於昆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王在河北隆單身歸王王以為騎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隆歸王乃盡殺隆妻子河北既定遣吳漢岑彭擊謝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令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為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

見也謝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軍躬間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其城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內躬脅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馬武等六將軍與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鄲中不居城

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
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强故止然躬勤於吏事每至
所在理冤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躬由
此不自疑躬妻子嘗誡之曰終為劉公所制馬武字
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
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
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
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

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更始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均據河東丞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安必危方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為前將軍中分軍西入關以韓歆為軍師李文程憲李春為祭酒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大將軍鄧尋為建武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戎士二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王

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非不深也即紂而殺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重備豈能□子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乃不辭而俱去

後漢紀卷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龔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三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三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丑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益治兵勑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擊匡等悉至

禹皷而竝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太守悉更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吴漢將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死戰漢軍大敗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值突騎王豐豐以馬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為賊所突馬武在後戰甚用力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范陽或言王已没矣軍中恐懼不知所為吴漢曰王兄

子在南陽何憂有項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退入漁陽破之吳漢別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廩邱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三十萬衆助李軼守洛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効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

郊王侯搆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並
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
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豳岐見慕不足為喻今馬子張
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李
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
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初軼譖
害伯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開納之乃報異書曰軼本
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逅中道别離今軼守洛

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有深達蕭王異得進愚策以得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以軼擁大衆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書使人殺軼雒陽大衆乖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寇恂乃發屬縣兵令與恂會温軍吏皆諫曰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絶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

恂曰温者郡之藩蔽如失温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旦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曰公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斬其副將賈強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於蓩鄉松大敗李熊說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食百姓塗炭城邑邱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嘗熟果實所生不穀而

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為符瑞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為天子廣漢人李業字巨遊嘗為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

隱迹山谷述素聞業名欲以為博士因辭病不起述羞不致業乃遣大鴻臚尹融奉詔持鴆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鴆融喻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為區區身投不測之泉朝廷慕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已下為妻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阻疑衆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為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於心久矣何妻

子之為乎遂仰鴆而死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標牓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辯惑之謂智犯難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為己故立名而物懟最下託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於外去惡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譽高

而世莫之爭末世陵遲大路巇險雖持誠行已不求聞達而讒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无咎無譽哀世之道也若夫潔已而不汙其操守善而不遷其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

建等御史大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刼更始未行其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召申屠建斬之張卬廖湛胡殷於是自為王勒兵燒宫門隗囂將賔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宫中不勝將妻子車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為王匡陳收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召陳收成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召因并將收丹兵歸長安從三王於太子宫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五月蕭王

自漁陽過范陽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羣臣上尊號曰大王初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伏邯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所與讓宜正號位為社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矣而大

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也王感其言使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至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帝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強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焉足比乎符瑞昭晢宜

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羣黎而為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宏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羣生之衆舉一賢而加于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

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踈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王所以維持天下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

秦之末四海鼎沸義心絶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強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絶王莽秉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爲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覩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藏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爲之

雲集而況劉氏之胄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畧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宏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為一營軍中嘗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當為縣官則可何故為盜賊有巫言輙病方望弟陽

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髪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畧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為丞相崇為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廢為家

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詣洛陽恭隨見南宫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懽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悦之即封為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幸言事擢為侍中從更始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嘗為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為之跪後祠景王於鄭北使盆子乗鮮車大馬草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為之

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孫臧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悦僉曰吳漢景丹應為大司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又誅苗曾收謝躬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為大司馬封武

陽侯景丹為驃騎大將軍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覯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遂知來物神之所為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人之所為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

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蓍策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善為治者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臧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臧亦無所聞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上𨽻書勞鄧禹曰將

軍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爾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儀節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軍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懷是時上新即位軍食不足寇恂轉運不絕百官賴焉以為奉上

上數璽書勞恂茂陵人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讒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兄弟也無乃以前人為鏡戒哉宜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上征上曰河內未可離也固請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願為前鋒上悅以為偏將軍㢘邱王田立降趙萌李松攻三王三王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王降

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濵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從獄中出三械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濵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歙謂京兆尹解惲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惲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

陶王劉祉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
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
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為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
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為長沙王過
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嚴本所守恐其日盡即遣劉恭
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禄受之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
侯與謝禄共請不聽逐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
共止之乃捨更始封為畏威侯式侯復守崇本求約竟

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賓客相見故人有欲盜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祿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會爭功各言所欲封拔劒斫柱稍得王莽時中黃門數十人皆曉故事頗得差整數日輒復亂初三輔畏赤眉兵強又見更始降諸縣營長皆遣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殺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關盆子盆子日夜號泣詣黃門中共卧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

之式侯知赤眉必敗自恐兄弟俱死即勸盆子歸璽綬教習為辭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共立恭弟為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益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為庶人宜更求賢聖令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為縣官而為盜賊如故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骨以避

賢凡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歔欷崇等及郎吏數百人無不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巳後相檢勑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泣不得自在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虜掠三輔聞之翕然百姓爭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宮室三王謂謝祿曰三輔營家多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合兵攻赤眉不如殺之也於

是謝禄使兵殺更始式侯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安禹曰塹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饒赤眉新拔長安財富日盛鋒鋭不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貨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觀其獘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行所至郡縣皆降須之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在愔邑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宋

廣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廣至
安邑盡誅之隗囂之奔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將
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囂虛已接之以谷恭范逡
為師友趙秉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王遵周
宗楊廣王元為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字周公右
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為驃騎將軍王舜令史汎
愛好交游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婦出入貴戚結交豪
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内行修整漢兵起融

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融可任用莽拜融為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會三輔内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為校尉絶重之薦融於更始拜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攘融祖父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又嘗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為之且以避世一旦有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真遺種處

也兄弟皆勸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為
言竟得之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雄傑懷
集羌胡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
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皆
州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為天
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并力則
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為將軍共全
五郡觀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為太守先共推之統固

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內親老又德能
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統守仲寧安定烏氏人少治春
秋好法律更始時為中郎將安集涼州因為酒泉太守
竇融典兵馬又家世為河西二千石吏民所向即共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
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定移書告喻之即時解
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
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燉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

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各治其郡尊賢養士務欲得吏民心修騎射明烽燧充胡犯塞融郡自擊之諸郡相應莫不富殖初更始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并州永好文德雖為將帥常儒服從事素重杜陵人馮衍以為謀主同心戮力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時或傳更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梏之遣使至長安知更始審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詣上上問永衆所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

故悉罷之上不悅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為魯郡太守降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數以恩禮曉喻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外永異之召府丞魯令告曰方今世道艱難而闕里無故荆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行饗禮而誅姦惡邪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召豐等觀禮豐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豐等擒破黨與封關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

之罪誅丁公之功令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邪曰在人之所即欲罵我在我之所即欲其罵人夫天地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順之行為曲陽令誅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譏不行甲申以故密令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溫而寬雅恭而有禮其行已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

老少雖行不逮茂皆受而容之常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曰有日月矣茂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茂以德行舉為侍郎給事黄門遷為密令其治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民常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汝有事囑之受取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而受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聞君賢明使民不畏吏吏不敢取民不敢與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

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勸愛即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秉威力強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強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為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

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為下治河南太守為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嘗蝗河南二十縣皆傷蝗獨不入密境是時王莽為安漢公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茂遷京部丞吏民老小皆啼泣道路王莽居攝茂以病免常為郡門下掾不肯為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老乞骸至是年七十餘矣

袁宏曰夫帝王之道莫大於舉賢舉賢之義各有其方

夫班爵以功歷試而進經常之道也若大德奇才可以
光昭王道宏濟生民雖在泥塗超之可也傅巖磻溪之
濵頃居宰相之任自古之道也卓公之德既已洽於民
聽光武此舉所以宜為君也吳漢率耿弇等十將軍圍
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常隸於鮪也使彭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如平生彭因說鮪曰赤
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今公為誰守乎陛下受
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誅討

羣賊所向破滅今北方清静振大兵來攻洛陽正使公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告鮪辛卯鮪降以為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上都洛陽宮十一月蘇茂降既而奔劉永永以為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畧郡縣

後漢紀卷三